

# From “Banishing Evil and Propitiating the Gods” to “Cultural Performance”: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 of the Yongjing Nuo Dance Ritual in Gansu

Ying Zhang Wenjing Kou Wenyang 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 Abstract

Taking Yongjing Nuo danc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its function from traditional “exorcism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rituals to modern “cultural performance.”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fieldwork and literature review,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Nuo dance’s functional shift under the backdrop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vealing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mem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Yongjing Nuo dance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adaptation of culture to modern society but also a crucial means for local communities to reconstruct collective memory and shape cultural identity.

## Keywords

Yongjing Nuo Dance; Exorcism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Cultural Performanc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从“驱邪禳灾”到“文化展演”——甘肃永靖傩舞仪式的功能变迁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张瑛 寇文静 周文艳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甘肃·兰州 730070

## 摘要

本文以永靖傩舞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从传统“驱邪禳灾”仪式功能向现代“文化展演”功能的变迁过程。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社会转型背景下傩舞功能转变的内在逻辑, 揭示其在社会记忆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永靖傩舞功能的变迁既是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也是地方社会重构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

## 关键词

永靖傩舞; 驱邪禳灾; 文化展演; 功能变迁; 社会记忆再生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 1 引言

傩, 作为一种以驱鬼逐疫、祈福纳祥为核心目的的古老传统仪式, 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 构成了中华文明底层信仰与仪式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黄河上游、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部的永靖县, 其流传至今的傩舞(当地俗称“七月跳会”)以其古朴粗犷的舞姿、独特的面具造型、复杂的仪式规程以及深厚的民间信仰根基, 成为西北地区傩文化的重要代表。

永靖傩舞传统上主要依附于地方神庙(如“二郎神”

信仰)和特定节庆(尤其是农历七月), 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舞蹈、吟唱、法事与象征性行为, 达到“驱邪禳灾”、“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目的。随着社会发展及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以及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 永靖傩舞的生存语境、操演目的、参与主体及社会意义均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 便是从内向的、服务于社区内部福祉的“驱邪禳灾”仪式, 日益转向外向的、服务于文化展示、旅游开发、地方形象塑造与经济收益的“文化展演”。

## 2 永靖傩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

永靖傩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大雩”之礼。据考古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 永靖地区就出现了祭坛和彩陶纹饰, 显示出该地区早期的祭祀文化。唐代时, 永靖地区曾

【作者简介】张瑛(1982-), 女, 中国甘肃人, 硕士, 副研究员, 从事文献与历史文化研究。

有过“防秋健儿”戴着假面防御番人抢收麦子的记载，这反映了傩舞在军事防御中的应用。此外，永靖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节点，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也对其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永靖傩舞作为一种祭祀仪式，其核心功能是“驱邪禳灾”。它通过舞蹈、面具和仪式程序，表达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向往。这种文化背景与古代的巫术意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同时，永靖傩舞也承载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如献盘、献牲等祭祀活动。

### 3 永靖傩舞的传统形态与“驱邪禳灾”功能

永靖傩舞并非孤立存在，它深深植根于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背景（汉、回、东乡、保安等民族杂居）以及深厚的民间信仰体系之中。其传统形态以强烈的巫术-宗教色彩和社区整合功能为核心特征，其核心目的直指“驱邪禳灾”，为乡土社会构筑起一道抵御未知风险的精神屏障。

传统傩舞活动尤以农历七月最为集中和隆重。此时正值夏秋之交，农作物生长关键期，也是传统观念中疫病、水患、虫灾等灾害易发的时节。具有强烈的顺应自然节律、在关键节点上通过仪式干预以保障社区平安与农业丰收的寓意。仪式活动通常是在村庙及其周边神圣空间。村庙不仅是供奉地方保护神（如二郎神、九天圣母娘娘、龙王、黑池龙王、白马大王等）的场所，更是社区精神中心和社会权力象征。傩舞从“请神”（将神像从庙中请出或为神像“开光”）开始，在庙宇庭院或特定祭祀场地进行核心的舞蹈、献祭、法事环节，最后以“送神”或“安神”结束，整个过程严格限定在由仪式专家（法师或会首）划定的神圣空间内，形成与日常世俗空间的区隔。

法师，是传统傩舞仪式的核心执行者与知识持有者。他们通常经过特定传承（多为师徒制）、掌握符咒、科仪、舞蹈步伐、面具使用、乐器演奏（鼓、钹、锣）等专门技能，被认为具有沟通神鬼、驱邪治病的能力。其身份介于祭司与艺人之间，在仪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权威。除法师外，参与舞蹈的“傩班”成员（俗称“会手”或“跳会者”）多为本村青壮年男性（传统上女性通常被排除在外）。他们扮演特定角色（如历史人物、神话角色、动物精怪），佩戴象征不同神格或鬼魅的彩绘傩面具（俗称“脸子”），是仪式力量的具体呈现者。全体村民则是仪式的见证者、参与者（如献祭、跪拜）和仪式效力的受益对象。仪式的组织与资源筹集通常由村社组织（如“庙管会”或由长老、乡绅组成的临时组织）负责。

一场完整的传统傩舞仪式通常包含一系列紧密衔接的环节：通过焚香、上表、诵经、鸣炮等方式，恭请神灵降临法坛，赋予仪式以神圣合法性。为面具或法器赋予灵力，或象征性地“点兵点将”，集结驱邪力量。向神灵供奉牺牲（如鸡、羊，后多简化为素食、果品）、酒水等，表达虔诚，祈求护佑。会手们佩戴面具，在法师的引导和锣鼓伴奏下，跳起特定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舞蹈。舞蹈动作往往模仿战

斗、驱赶、降服（如“三回九转”、“踩四门”、“杀虎将”等套路），步伐刚劲有力，充满原始张力。面具的角色扮演（如代表正义力量的关羽、代表凶煞的“妖婆子”、代表被降服对象的“老虎”等）构建了一个神、人、鬼共存的象征世界，舞蹈本身即被视为神力展现、驱逐邪祟的过程。法师念诵咒语、焚化符篆、施行特定法术（如“打醮”、“过关”），以增强驱邪力量，或为特定个体（如病患儿童）祛病消灾。通过特定仪式行为（如“送瘟神”、焚烧象征灾厄的纸船纸马、向人群抛撒象征福气的馍馍或钱币）将邪祟送出村境，并祈求神灵赐福于全体村民。仪式结束送神回坛，感谢神灵，恭送其归位，恢复日常秩序。

### 4 永靖傩舞功能变迁的动力机制

永靖傩舞从内向的“驱邪禳灾”仪式向外向的“文化展演”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也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 4.1 观念的转变

随着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科学理性观念的普及和无神论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深刻动摇了传统民间信仰（包括傩舞所依附的神灵崇拜和巫术思维）的社会基础。年轻一代对“驱邪禳灾”的实际效力普遍持怀疑态度，信仰的虔诚度显著下降。仪式原有的神圣内核和社区心理需求基础被削弱。

#### 4.2 村落共同体的弱化

快速的城市化、人口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传统村落社会结构松散化。维系傩舞仪式所需的稳定社区成员、共同利益诉求以及强有力的村社组织能力受到严重挑战。傩舞作为社区集体行动和整合纽带的功能随之减弱。

#### 4.3 生计模式与风险认知的变化

从单一的、靠天吃饭的农耕经济向多元化的生计模式转变，降低了人们对传统农业风险的敏感度。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使得疾病更多地被视为医学问题而非邪祟作怪。傩舞原有的、针对具体生存风险的“实用功能”失去了迫切性。

#### 4.4 国家的引导与规训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破四旧”等运动期间，傩舞因其“封建迷信”色彩而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公开的仪式活动基本停滞，传承链条面临断裂。这一时期，傩舞的生存空间或彻底沉寂。进入21世纪，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和中国政府大力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傩舞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性被重新“发现”和评估。永靖傩舞成功进入省级非遗名录。这一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傩舞的复兴。然而，非遗保护运动有其特定的逻辑，“祛魅”与“文化化”，国家主导的非遗话语体系，倾向于剥离仪式的“迷信”成分，强调其作为“民族民间艺术”、“传统文化精华”、“地方特色文化”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傩舞被重新定义为“文化资源”而非“信仰实践”。

#### 4.5 资源注入与项目化运作

非遗身份带来了政策倾斜、资金支持（传承人补助、活动经费）、媒体关注和官方展示平台（如文化节、非遗日

展演)。这些外部资源成为支撑傩舞存续的重要动力,但也使得其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评价体系和项目化运作模式,强化了其“展演”属性。

#### 4.6 市场消费与开发

旅游开发的驱动: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兴起,独特的地方文化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永靖傩舞以其神秘性、视觉冲击力和“原生态”标签,被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视为重要的文化品牌和旅游吸引物。

#### 4.7 利用外部资源维系内部传承

社区会积极利用非遗身份带来的资金、荣誉、媒体关注等资源,来支持傩班活动、培养年轻传承人、修复面具服装、组织内部学习交流等,旨在维系傩舞在社区内部的活力,即使其公开形态发生了变化。

#### 4.8 对“传统”的重新阐释

在面对外界(如非遗专家、媒体)时,村民和传承人会有意识地淡化傩舞的“迷信”色彩,转而强调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民族精神”、“祖先智慧”等符合主流话语的方面,赋予其新的合法性。同时,他们也会强调自身作为“正宗”传承人的身份和知识的权威性。

### 5 永靖傩舞仪式的功能变迁

#### 5.1 从“驱邪禳灾”到“文化展演”

永靖傩舞最初的功能是作为祭祀仪式的一部分,用于驱逐疫鬼、祈求平安。舞者头戴面具,身着彩衣,通过夸张的动作和强烈的节奏,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这种仪式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也是社区凝聚力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发展,永靖傩舞逐渐从祭祀仪式转变为文化展演形式。在现代文化环境中,它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通过舞台表演、文化旅游等形式,向观众展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功能转变不仅保留了传统舞蹈的核心元素,还赋予了其新的文化内涵。

#### 5.2 功能变迁的原因

##### 5.2.1 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从实用功能转向审美和文化认同。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促使永靖傩舞的功能发生了变迁。

##### 5.2.2 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需要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文化展演、教育推广等方式,永靖傩舞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这种保护与传承的需要也推动了其功能的转变。

### 6 变迁、记忆与非遗保护的再思考

永靖傩舞从“驱邪禳灾”到“文化展演”的旅程,是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文化传统剧烈转型的一个缩影。永靖傩舞的功能变迁,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嵌入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顺应市场经济逻辑以及社

区主体能动性发挥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功能已从传统乡土社会内向的、基于巫术-宗教信仰的“驱邪禳灾”,转向了现代社会外向的、服务于文化展示、地方认同建构与经济收益的“文化展演”。

### 7 结语

基于以上研究,对永靖傩舞乃至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提出以下反思性建议:

要求傩舞完全恢复到过去的“原生态”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应承认并理解其功能变迁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关注其在当代如何有效服务于社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需求。保护工作的重心应回归社区。充分尊重社区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解释权、主导权和收益权。在支持面向外部的展演和开发的同时,应特别重视并创造条件保障那些维系文化内核的“后台”实践空间,避免文化精神在过度的展演和商业开发中被彻底掏空。针对年轻一代传承断层问题,除经济激励外,更需加强文化内涵的教育。通过口述史记录、工作坊、师徒深度传授、社区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帮助年轻传承人和社区成员理解傩舞背后的历史脉络、地方知识、信仰逻辑和情感价值,实现记忆的“深度传递”而非仅止于技艺模仿。探索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诠释和表达傩舞神圣性的可能性。非遗保护应尊重傩舞在不同村落自然形成的差异性,避免过度标准化导致的地方特色消失。在官方叙事和对外宣传中,应努力呈现傩舞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包容不同的记忆版本和地方性知识,维护社会记忆的多元生态。

#### 参考文献

- [1] 王新强.符号学视域下临洮县傩舞文化的解读研究[D].兰州财经大学,2024.DOI:10.27732/d.cnki.gnzsx.2024.000670.
- [2] 雷云云.江西傩戏面具艺术特征及其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3.DOI:10.27178/d.cnki.gjxsu.2023.001501.
- [3] 宗学良.甘肃永靖傩文化中的猴舞戏探究[D].西北民族大学,2022.DOI:10.27408/d.cnki.gxmzc.2022.000221.
- [4] 孔樱子.永靖傩舞面具——传统漆艺与绘画的结合[J].大众文艺,2013,(20):52-53.DOI: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13.20.040.
- [5] 王慧娟.多元互嵌视域下民族社区社会变迁研究[D].兰州大学,2023.DOI:10.27204/d.cnki.glzhu.2023.000343.
- [6] 杨婧.社会转型背景下永靖傩舞戏传播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7.
- [7] 杨帆.甘肃省临洮县傩舞遗存形态文化解读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2.DOI:10.27410/d.cnki.gxbfu.2022.001498.
- [8] 师立军,李成秀.甘肃永靖傩舞戏仪式音声初探[J].黄河之声,2017,(24):149.DOI:10.19340/j.cnki.hhzs.2017.24.106.
- [9] 李苗苗.甘肃天水地区伏羲祭祀的当代重构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24.DOI:10.27464/d.cnki.gzsfu.2024.000061.
- [10] 刘超.民间信仰的非遗转向——基于北川大禹祭祀仪式的调查研究[J].遗产,2023,(01):231-252.